

查尔斯·金斯利童话《水孩子》的伦理焦虑与伦理教诲

Ethical Anxiety and Ethical Teaching in Charles Kingsley's *The Water-Babies*

蒲海丰 (Pu Haifeng)

摘要: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在用童话的形式演绎小主人公汤姆的进化成长过程的同时,也阐释了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意义。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汤姆从扫烟囱小孩成为水孩子,再从经历一系列转变变成陆地孩子,直至最终成为科学家的进化旅程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本文认为金斯利用童话的形式展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人对于进化论所引发的伦理焦虑。现实生活中的汤姆缺乏理性意志,失去了人性因子,成为没有灵魂的、退化的存在。在经历水下幻想世界的进化过程和伦理教诲后,他完成了伦理选择,获得了“英国绅士”的伦理身份。

关键词: 《水孩子》; 伦理焦虑; 伦理环境; 伦理教诲

作者简介: 蒲海丰,文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儿童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童话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7YJA752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Ethical Anxiety and Ethical Teaching in Charles Kingsley's *The Water-Babies*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anonical literary works for children, Charles Kingsley's *The Water-Babies*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protagonist's growth, but also elucidates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i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paper examines the ethical problems Tom's transformation from chimney sweeper to a water baby, then from the water baby to the land baby, until his turning out to be a scientist. It contends that Kingsley discloses the ethical anxiety in the form of fairy tale that Victorians had about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In his real life, for the lack of rational will, Tom loses his human factors and turns into a soulless and degenerated being. After experiencing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ethical teaching in the water and fantasy world, he finally completes his ethical choice and gains his ethical identity as an Englishman.

Key words: *The Water-Babies*; Ethical Anxiety;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Teaching

Author: Pu Haif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the field of Brit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Puhai-feng2004@126.com).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作家查尔斯·金斯利创作的一部童话作品,《水孩子》“经常被认为是英国儿童文学中标志着儿童想象力解放的里程碑式的文本,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第一部作品”(Hunt 164)。英国学者汉弗莱·卡本特(Humphrey Carpenter)认为“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因为“之前还没有人敢在童话中掺杂这样的元素——在格林童话、贝洛童话或是任何其他人的童话中都没有对于无产阶级工作条件的评论,也没有水生物生活习性的专业信息,更没有对于人在炼狱中道德和精神教育的但丁式的叙述,这完全是对童话的创新”(Carpenter 24)。金斯利被认为是“除了安徒生之外,世界上第一位把儿童文学书籍当作表达成人问题完美工具的作家”(37)。《水孩子》内涵丰富,以童话的形式阐释了作者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宗教、种族和伦理问题的关切。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汤姆从扫烟囱小孩成为水孩子,再从经历一系列转变变成陆地孩子,直至最终成为科学家的进化旅程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

一、维多利亚社会人与猿问题的论争

故事的叙述围绕着扫烟囱的小男孩汤姆从现实世界到虚幻世界的变化,还经历了一系列由人到兽及由兽到人的身体变形叙事展开。变形的问题涉及退化与进化的过程,也与成长的主题密切相关。主人公成为水孩子的变化代表了人类的胚胎形态,也用想象的方式揭示了所有生物都要经历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展示了达尔文关于胚胎是不同生物之间隐形联系的看法。文学伦理批评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文学伦理批评强调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于理解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重要意义,认为文本的阐释应该“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实践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理解《水孩子》在当时的伟大魅力需要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和科学语境”(Harper 122),如果回到金斯利童话《水孩子》创作的伦理现场,我们

发现它与维多利亚时期关于进化论的争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改变人们对生物起源的认识，“为世界打开一扇绚丽之门”的同时，也加剧了英国维多利亚人的信仰危机（Evans 84）。虽然达尔文为避免引起争论并未提及人类进化的问题，科学界和公众的讨论却把讨论的焦点指向了猿向人的进化问题及冷酷的自然与全知全能的上帝之间是否可以调和的伦理问题（Bratchell 71）。就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而言，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是革命性的，特别是在当时传统宗教势力依旧强大且不愿对于人的地位做出丝毫改变的社会里。进化论首先引发了人们对于自身伦理身份认识的危机，即人到底是神创造的人，还是由动物祖先演变而来的兽。“19世纪达尔文创建的自然选择理论，科学地解释了我们人从何而来的问题。由于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解释了人的起源问题，因此它既是生物学理论，更是哲学理论。可以说，自然选择和进化论是19世纪影响最大而且也是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自然选择解释人类起源的问题，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自然选择解决的是人的形式的问题。”（张连桥，聂珍钊 33）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解释了人获得形式的问题，并未解释人的本质问题。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看来，人在完成自然选择之后，还要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实现做一个文明社会中有道德的人的问题（23）。作为人类有意志、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特有的文化形式，宗教是人脑抽象思辨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人类实现伦理选择的重要标志。借助于宗教的伦理选择让人获得了理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帮助人找到了道德成熟和完善的途径。这种宗教的伦理选择让人获得了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支配地位，但同时也让人类“开始在自身本质与其他动物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拒绝赋予它们理性的权利，却给予自己不朽的灵魂，宣称自己是神的后代，从而毁掉了自己与动物界的联系……”（转引自 Beer 9）。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却终结了这种认识，人不再有别于其他动物，而是与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对于维多利亚人来说，生物进化既是生物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问题”（Piers 552）。进化论引发的另一个危机是改变了人与上帝的伦理关系，用生物复杂的演变过程取代了上帝无所不能的设计，动摇了上帝绝对且不变的旨意。当初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一书之前也曾对其影响有过深深忧虑，担心进化论会冲击基督教的神创论，因而“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犯罪，在毁灭自己心目中上帝的神性”（戴维斯 69）。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就对达尔文进化论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达尔文“自然选择原则与上帝的道是格格不入的”，“否定了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明确关系”，因而“是一种不光彩的自然观”（Wilberforce 258-260）。人通过生物选择获得了人的形式，但并未把人与动物完全区别开来。人只有经过伦理选择，获得伦理意识之后人才真正与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的生物选择和伦理选择是两种不同本质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7）。”从某种程度上说，维多利

亚时代的人猿之争一方面是科学与宗教的争论所引发的人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是对于人类自然选择与伦理选择关系问题的论争。

达尔文与金斯利虽都求学于剑桥大学，但两人的学习生活并没有交集：达尔文 1831 年从基督学院毕业，而金斯利于 1832 年进入玛格达琳学院学习。尽管金斯利后来的生涯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先后做过助理牧师、切斯特大教堂牧师和西敏寺大教堂的牧师，但他同时也对自然科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地质学有着浓厚兴趣。无疑，金斯利游走于宗教和科学两极的声名为他与达尔文之间的学术交往创造了可能性。早在 1864 年的时候，金斯利就在“如何学习自然史”的讲座中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评论，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彼此排斥的矛盾，相反，科学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证明。“随着那些粗糙的、轻率的理论被更多的事实所纠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圣经》和大自然的真正内涵。我相信这样的进程不会停息，上帝的地球和上帝的道从来都不会相互抵触”(Kingsley, *Scientific Lectures and Essays* 394)。不难看出，作为基督教牧师的金斯利对于科学的发展采取了积极、开放的态度，所以也就不难想见当得知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观点之后，他积极地对这一新观点进行了回应。于是，1859 年 11 月 18 日，即《进化论》正式出版之前，达尔文特意把自己的书稿寄给金斯利审阅。金斯利对达尔文提出的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回信中大加赞赏。“从书中读到的内容让我充满了敬畏之情，书中不但描述了大量事实，还展示了您的声名和清晰的客观判断”(Darw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81)。能得到金斯利这样一位知名基督教人士热情的支持，达尔文非常高兴，还在出版的《进化论》的最后一章特意引用了他的说法。“一位著名的作者和牧师写信告诉我说‘他逐渐了解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观念，即神相信他创造了一些原初的形式并可以自我发展成为其他需要的形式，神也相信他需要新的创造行为来弥补自己创造法则所留下的空白’”(Darwin, *On The Origin of the Species* 481)。作为一名牧师和自然历史学家，金斯利对当时新出现的科学观念采取一种非常开明的态度，认为新任命的神职人员要至少较好地掌握一门自然科学的知识。因为“在调查自然的外在形态和发挥支配作用的物质规律的同时，人也在探究上帝所使用的方法，因为他本身就是最至高无上的科学家”(Manlove 185)。虽然在大众的观点看来，科学与宗教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但金斯利却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共同联系——信仰。宗教是对无形的、更高的权力的信仰，而科学则是对普遍规律的信仰。金斯利把进化生物学看作是伟大的礼物，能让他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理解。

二、从人到猿：伦理身份与伦理焦虑

故事的叙事以两种模式进行，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聚焦于主人公悲惨的生活，而幻想的叙述模式则以戏谑的方式展现了人物的成长过程，反思了达

尔文关于人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论述。《水孩子》的叙述以现实描写作为开端，为读者展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受工业化影响的、灰暗的色调。“沿着灰尘满地的黑色道路缓慢走着，道路两旁是黑色的矿渣墙，除了邻近旷野里的采矿机在呜呜呻吟、哐哐作响之外，四周寂静无声”（《水孩子》5）。晦暗的色调无疑具有某种暗示的色彩，隐喻了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道德堕落。小男孩汤姆是为别人家扫烟囱的童工，整天与黑乎乎的烟道和烟灰打交道，还时常受到老板的打骂，过着非人的生活。汤姆的种族身份虽然是模糊的，既非白人也非黑人，但他的伦理身份却是清楚的。对汤姆而言，他缺乏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认识，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仍住在蒙昧的状态之中，“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他也不打算去学；他从来都没有洗过脸、洗过澡，因为他住的院子里没有水”（1）。虽然完成了生物选择，具有了人形，但却生活在无知之中，唯一生活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可以像管束自己的老板那样，可以欺负学徒，口衔烟斗，大口喝着啤酒。汤姆缺乏引导与约束，善恶不分，灵肉背离，已经变成了失去灵魂的躯壳，没有清楚的伦理意识。正如童话在描写灵魂与躯体的关系时所写：“你要相信这个奇妙神话中惟一的真正教义；那就是：灵魂创造了身体，就像蜗牛创造自己的甲壳一样”（56）。“肉体一旦失去灵魂，就会失去人的本质，只留下没有灵魂的人的空壳。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依靠本能生存，没有伦理，不辨善恶，与野兽无异”（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10）。汤姆对自己灵肉背离，非人非兽的伦理身份是缺乏认识的，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约翰·哈特霍维尔爵士府上扫烟囱时无意中闯入了艾莉小姐的房间，才吃惊而羞愧地从镜子里看到了黑乎乎的、像小猿猴一样的自己。“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猿猴在这样一位甜美的年轻小姐的房间里想干什么？”（《水孩子》15）故事的叙事有意突出了汤姆与小女孩艾莉之间的强烈对比。艾莉躺在雪白的被单下，枕着雪白的枕头，她的面颊和枕头一样洁白。这种黑与白的强烈反差让汤姆惊讶，发现自己很脏，也让他瞬间意识到了自己堕落的、非人般的伦理身份。汤姆的醒悟也映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于进化论引发的种族和伦理问题的焦虑。按照培根式的归纳推理，既然生物存在着进化的过程，那么是否也存在着逆向推倒出来的退化的可能。就像是故事的叙述者所反问的那样：“如果水里的动物可以不断变化，变成陆地动物，为什么陆地动物就不能在某些时候变成水里的动物呢？”（50）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兽可以变成人，那么人就不能在某些时候变成兽吗？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帮助许多维多利亚人想象出一个动态的、进步的世界。这一理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完美契合了英国处于工业化前列，且将自然置于人的驯服下的、富裕的现代社会形象。不过，到十九世纪末，进化理论仍是人们对于社会、种族和文化衰落恐惧的基础。

金斯利把人的伦理选择与进化论联系起来，认为人应该学习这一法则并有所获益，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从而找到自己在现实世界的位置，否则

就会陷入退化的进程中。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人类的文明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平衡和斗争，人需要受到理性意志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和强制并做出与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相符合的选择，否则就会由人变兽（张连桥，聂珍钊 25）。汤姆的模糊的种族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维多利亚人对于人身份的伦理焦虑：一方面是对进化论破坏上帝神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对于英国人种族和伦理身份的焦虑。在他们看来，人的退化与进化一样普遍和容易。“你只要让文明人放任自流，他们就会变成野蛮人”（Piers 590）。从那一刻起，意识到自己伦理身份的汤姆便踏上了逃跑的旅程。在路上遇到的爱尔兰女子（后来被证实是仙女）预言性地告诉了他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伦理身份：那些希望干净的人，他们会干净的；那些希望肮脏的人，他们就会肮脏的（《水孩子》9）。此后，他的生活目标就是要“让自己干净起来”，像“英国绅士”那样生活（《水孩子》37）。故事中“冷水（Cold water）”和“洗浴（Washing）”两个词汇反复出现，不但强调了汤姆伦理身份改变的路径，也隐含着金斯利对于英国人种族退化问题深层次的忧虑，即英国人如果贪图享乐而不辛勤劳动，就会堕落到像爱尔兰人和黑人那样的地步¹，失去人的身份，最终成为退化和堕落的代名词。

三、从猿到人：伦理教诲与伦理学习

“文学的基本功能是伦理教诲，文学的基本价值也体现在伦理教诲上”（聂珍钊，吴迪，陈永国 72）。金斯利对进化论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认为这一进程可以是向上的过程，也可以是向下的。于是，扫烟囱小男孩汤姆惊惶而逃，踏上了“让自己干净起来”的水下之旅，而旅程的终点是成为一名年轻的、信仰基督教的英国绅士，但在这一进化旅程背后，金斯利更强调其中所隐含的伦理教诲意义。进化旅程隐喻了汤姆的成长，也展示其善恶伦理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于缺乏善恶伦理意识的汤姆来说，他需要在水下的旅程中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进化，在教诲与学习中形成善恶的观念和辨别善恶的能力，顺利完成成人通过仪式，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蜕变的成长仪式。在仙女的指引下，汤姆脱去了肮脏的外壳，来到小河里，在水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奇遇与冒险，先是变成了一个水蜥，对大海的渴望使他不断向前进，最后游入大海成为了水孩子。从陆地到水下的空间变化也反映了主人公的成长

1 爱尔兰人也像犹太人和黑人一样，在维多利亚时代是颇受歧视的群体。金斯利看待爱尔兰人的态度与卡莱尔一致，把他们与原始、愚昧和退化联系在一起，称他们为“可怜的野蛮人”，认为他们长着“近于黑猩猩般的面孔”（hypo-gorillaceous visages），“无法照顾自己”，也缺乏强烈的宗教信仰，“不知道如何向上帝祈祷”（Kingsley, *The Roman and the Teuton* 187）。在 1860 年访问爱尔兰时，金斯利对爱尔兰人在经历了大饥荒后的堕落状态深感震惊。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看见白色的猩猩真是件可怕的事。要是他们是黑人，也许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受，可他们的皮肤除了暴露的部分外，简直和我们一样白”（Kingsley, *Charles 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111）。

过程。“空间变化背后的文明变迁与成长的社会化过程相契合。人诞生于母体中的水世界，出生后进入陆地世界。婴儿时期的人是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自然存在，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开始进入社会文明，学习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柏灵 32）。后来汤姆又来到一个岛上接受教育，那里有个“自作自受（Bedonebyasyoudid）”夫人，根据孩子们的表现好坏给予奖惩；还有个“以己所欲施之于人（Doasyouwouldbedoneby）”夫人，她给予孩子们至善的仁爱。在这一过程中，只要汤姆遵守规则，汤姆就可以走上不断发展进化的道路。不过，他却没能禁得住诱惑，不但从仙女的柜子里偷拿了糖果，还撒了谎。很快，他发现自己又退化成了低等的水生动物，身上长满了刺。当汤姆向“以己所欲施之于人”夫人求助时却被告知只有接受教训，不断地了解和学习世界的法则才能重新走上进化的道路。在汤姆的成长旅程中，一直存在着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斗争。当他一味地遵循自由意志，理性意志就会被抑制，那么他身上的兽性因子就会占上风，也就会表现为缺乏伦理意识，分不清善恶，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金斯利借此阐释了从野兽变成人的过程中道德进化之于自然进化的重要意义，因其决定了进化的方向和目的，从而实现由动物的兽性向文明的人性的转变。人所具有的理性意志和独特地位能让他用自身学到的自然法则获得对于不同环境的适应性，从而得到最好的结果。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教诲与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伦理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也体现了文学的基本价值，而文学也是伦理教诲最重要的方法和途径（聂珍钊，吴迪，陈永国 72）。文学伦理学批评把文学文本分成三种基本形态，即脑文本、物质文本和电子文本。其中，脑文本是非物质形态的意识通过人的视觉、听觉和感觉存储到大脑里的形式。在汤姆从猿到人的成长旅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异教徒基督教皈依的文本。最初的汤姆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从来没听说过上帝，也没听说过基督教，除非是在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里听到这样的字眼，这些话他还不如从来没有听到过从来没有教他做祷告”（《水孩子》1）。在去哈特霍维尔宅邸扫烟囱时，偶然在艾莉小姐房间看到的耶稣的画像——“一幅画上画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让汤姆很吃惊（15）。当惊慌失措，一心想要干净起来的汤姆来到旺代尔一位老妇人家时，教堂里响亮的钟声让他想去教堂看看，因为“有生以来，他还从来没进过教堂呢”（36）。此时，他对于把自己洗干净的欲望更加强了，急切地希望到小溪里洗浴。“洗浴（Washing）”也隐喻了汤姆对基督教皈依，暗示着“天路历程”式精神之旅的开始。汤姆在水下的成长进化旅程不但包括社会法则和伦理规则的学习，还包括宗教伦理的学习。他在大海里遇到的两位仙女——“以己所欲施之于人”和“自作自受夫人”的名字反映了两种基督教的特质，即督教伦理金规则和铜规则两个方面。两位仙女在对汤姆的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她（以己所欲施之于人）的工作是从我（自作自受夫人）结束的地方开始，而我的工作则从

她结束的地方开始，那些不愿意听她话的人就必须听我的话”（119）。“一般地说，道德金规则是指能够概括地表达一个伦理体系总精神的一条道德原则，也即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原则”（赵汀阳 70）；通常人们把这类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律叫“金规则”（the golden rule）。《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2节中所说的：Therefore, whatever you want men to do to you, do also to them, for this is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因此，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¹。这不仅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而且也是人类道德的理想，被称为伦理学的“金规则”。童话中的“以己所欲施之于人”夫人代表了金规则的正面形式，而“自作自受”夫人则代表了铜规则。铜规则不是“推己及人”的论断，而是对他人行径的反应，它要求人们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反应。这一规则依据人我行为对等原则，而不是公正的原则。公正不等于“对等”和“平等”，公正要求差异对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儿童是原欲的产物，其自身存在着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冲突，兽性因子对于人性因子控制也造成了儿童伦理意识的缺乏，而伦理教诲与学习是完成由兽变成人伦理选择的重要手段。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选择是通过教诲实现的，但教诲是通过文学得到的。人类的文明史表明，只有文学才能通过一系列道德事例和榜样达到教诲、奖励和惩戒的目的，从而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伦理选择过程”（《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48）。故事中的汤姆虽没听过基督和上帝，但却在水下的奇妙世界里受到了基督教故事元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基督的圣经故事已经通过汤姆的感官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他，并存储到他的头脑中，形成了圣经故事的脑文本。汤姆的伦理学习与圣经的脑文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要想追求享乐到文明的转变，他就需要摆脱对“所欲”的限制，获得更高层次的基督教伦理意识。汤姆对已经成为水孩子的艾莉礼拜天回的“家”充满了好奇心，想和她一起去，但“自作自受”仙女却告知说那里不适合与水动物玩耍的小男孩，只有那些想做他们不喜欢的事，帮助他们不喜欢的人的才能去。在经过仙女的考验后，他又踏上了寻找艾莉的“家”——空界彼端的旅程。在那里，他找到了在陆地上指导自己扫烟囱的老板——格兰姆。恶毒的格兰姆已经受到惩罚，被卡在黑漆漆的烟囱里。虽然汤姆想搬下烟囱上的砖头救下格兰姆，却一块也搬不动。“自作自受”仙女的意外出现和劝说才让格兰姆感到悔恨难当，而他的泪水不但冲掉了身上的烟灰，也让烟囱轰然倒塌，把他解救出来。空界彼端之旅让汤姆完成了宗教伦理的学习，认识到仁爱 and 宽容不仅体现在对待亲人和朋友，还要体现在对待敌人上，这样才能让“金规则”摆脱“所欲”而毫无功利地表现出来（邓晓芒 3）。故事最后，当那位仙女让汤姆和艾莉再看她一眼时，他们却

1 原文引自美国 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版 New Testament 中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2节第11页。

分不清她到底是“以己所欲施之于人”夫人、爱尔兰女子还是“自作自受”夫人，甚至于“她一忽儿谁也不是，一忽儿同时变成了她们三个”（《水孩子》192）。仙女的变化一方面展示了女性化的上帝权威，暗示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汤姆的伦理教诲过程需要通过脑文本的形成和信仰的确立才能更好地实现。就这样，汤姆完成了自己的水下使命，也完成了他自己的成长之路，他重返陆地，成为了一个大科学家，完成了一个“向上”过程的进化，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在海水下面做水孩子时学到的一切”（192）。汤姆在完成水下的冒险之旅的同时，也完成了从兽到人的自我救赎，但此时的汤姆已非彼时的汤姆，他不仅完成了兽到人的伦理选择，也实现了伦理身份的转变，由异教的“水孩子”变成了信教的“英国绅士”、“大科学家”。

综上所述，金斯利在演绎了小主人公汤姆的成长之旅和进化之旅的同时，也阐释了这部童话文本中交织的科学、宗教、种族和伦理内涵，但更强调隐藏其间的伦理立场。金斯利没有把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对立起来，相反却看到了二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把科学看做是上帝存在的证据，用童话的形式展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想用各种奇特的方式让孩子和大人明白物质属性背后的神圣因素”，从而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世主”（Kingsley, *Charles 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137），因为他知道人们“需要找到某种向下一代传达伦理和道德稳定的方式”（Harper 126），否则人就会走向退化，陷入非人非兽的伦理困境。

Works Cited

- Beer, Gillian. *Darwin's Plots: 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Darwin,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Cambridge UP, 2000.
- 柏灵：“变形·成长·伦理选择——安徒生变形童话的伦理阐释”，《当代外语研究》11（2014）：31-38.
- [Bo, Ling. “Metamorphosis, Growing-up, Ethical Choice: An Ethical Reading of Andersen's Metamorphosis Fairy Tale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11（2014）：31-38.]
- Bratchell, D.F. *The Impact of Darwinism: Texts and Commentary Illustrating Nineteenth Century Religious,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Attitudes*. Amersham: Avebury, 1981.
- Darwin, Charles. *On the Origin of the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J. Murray, 1860.
- Darwin, Franci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l. 2. New York: AMS Press, 1972.
- 菲利浦·戴维斯：《维多利亚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 [Davis, Philip. *The Victori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邓晓芒：“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江苏社会科学》4（2002）：1-6。
- [Deng, Xiaomang.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 Ethics: Three Models of Golden Rules.”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4（2002）：1-6.]
- Evans, R.J. *The Victorian Age 1815 - 1914*.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8.
- Harper, Lilia Marz. “Children'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Faith: *The Water-Babies*.” *Children's*

- Literature: New Approaches*, Ed. Karin Lesnik-Oberste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18-143.
- Hunt, Peter. *Children's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1801-1992*. Oxford: Blackwell, 2001.
- 查尔斯·金斯利：《水孩子》，一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Kingsley, Charles. *The Water-babies*. Trans. Yi M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6.]
- Kingsley, Charles. *Scientific Lectures and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890.
- Kingsley, Charles. *The Roman and the Teuton: A Series of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ndon: Macmillan, 1913.
- Kingsley, Frances, ed. *Charles 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Vol. II. New York: C. Kegan Paul, 1878.
- Kingsley, Frances, ed. *Charles 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4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01.
- Manlove, Colin. "Charles Kingsley: The Water-Babies." *Christian Fantasy: From 1200 to the Present*.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183-333.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1-13.]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10（1）：12-22.]
- 聂珍钊，吴迪，陈永国：“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前沿问题”三人谈”，《山东外语教学》3（2018）：70-77。
- [Nie Zhenzhao et al. "New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3（2018）：70-77.]
- Piers, J. Hale. Monkeys into Men and Men into Monkeys: Chance and Contingency in the Evolution of Man, Mind and Morals in Charles Kingsley's Water Babi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46（2013）：551-597.
- Wilberforce, Samuel. "Review of Darwin's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Quarterly Review* 108(1860): 225-264.
- 张连桥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哲学：兼论在中国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聂珍钊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5（2019）：18-33。
- [Zhang Lianqiao,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oral Philosophy,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24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Nie Zhenzhao."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9）：18-33]
- 赵汀阳：“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3（2005）：70-79。
- [Zhao Tingyang. "On the Best Possible Solution of the Golden Rul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2005）：70-79.]